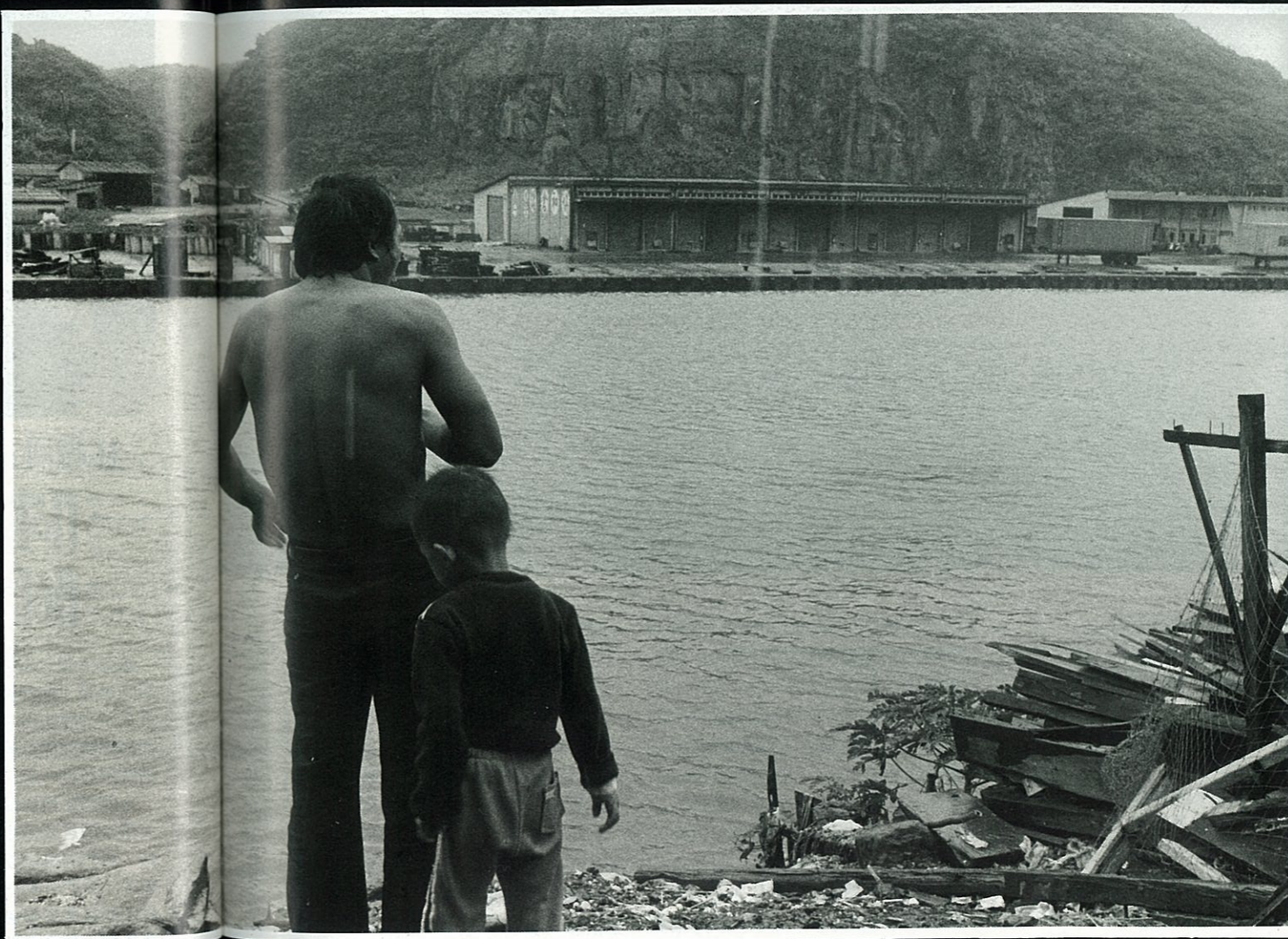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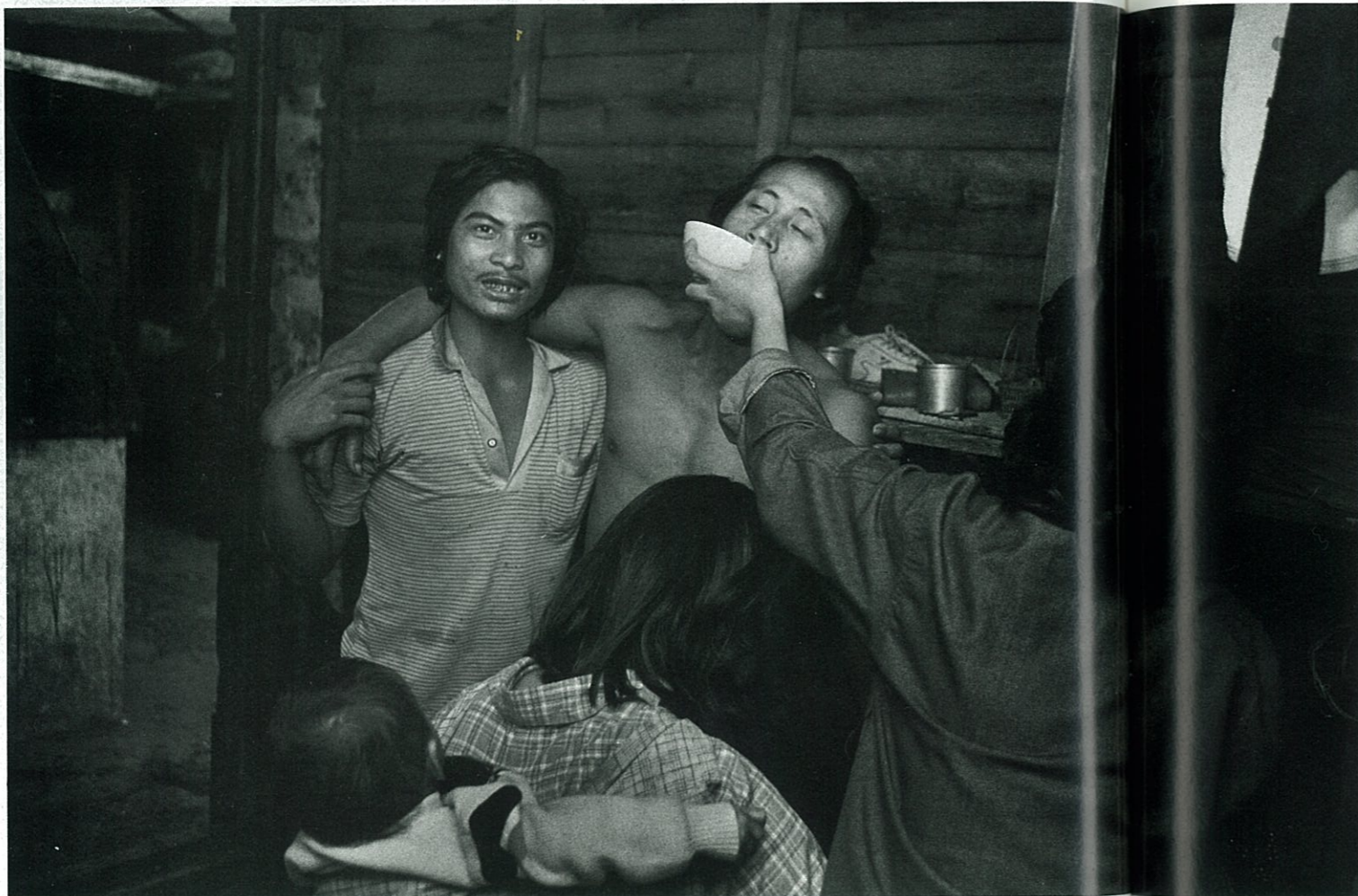
老邱

老邱，是布農族人，在國小代過課，當過郵佐、貨車司機，後來住到八尺門，幹討海捕魚的漁人。在沉重的勞動、細密的家庭父子之愛、貧困的生活中，老邱奮力生活，在力竭的時候縱飲忘憂，喃喃地說：「我不是不會流淚的，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……」

想哭的時候



老邱進港了。體弱的幼子常跟在他身邊，在冷風中，孩子流著清水似的鼻涕。我常看見他飲用一種感冒的成藥糖漿，好像貪吃那甜甜的零食。



老邱進港後，住在附近的阿姨、妹妹，以及來自台東的母親，都到邱家來相聚。喝酒，是眾人相聚取樂的重要方式，它使漁人勞苦的心靈和肉體獲得暫時的解脫與補償。

男人出海回來，八尺門聚落家庭平靜的生活登時沸騰起來。不但全家興奮，散佈在和平島、八斗子乃至基隆市其他地區的親友、村中的隣人，甚至遠自花東家鄉的長輩都會趕來齊聚一堂。相聚的溫情，因喝酒助興，更添了歡樂。這時人們暫時忘却長期打漁的辛苦。然而，酒精固然可以迷醉一時，卻又往往在縱飲後的騷亂與嘔吐中，無情地劃破那喜樂的面紗，露出真實困頓的猙獰面目。

漁夫的妻兒

我的隣居邱太太是個壯碩的婦人，平素檳榔不絕於口。趁著三個小孩上學時，每天清晨五點多帶著未及學齡的老么阿賢，到和平島剝蝦，工作到下午四時。每剝一公斤蝦

肉的工資是十塊錢，她曾自傲地說：「我剝得快，一天可以剝個四、五百塊錢。有時候，阿賢也能幫著剝個一兩公斤哩！」

邱家與我隔著薄薄的三夾板牆，生活在一個屋頂底下，共用前廳一個離地面不及一尺的水龍頭。前廳是他們炊煮、用飯、洗滌、待客的地方。由於年久失修，房東又絕不肯為這些阿眉族房客修繕，地面滿佈坑洞，經常潮濕且積著污水。洗滌後的水由地面向傾斜入海的一處暗溝。

他們另租了兩個小房間做為臥室。平時，邱太太與幼子、三子住一間。就讀國二的長子與國小五年級的次子睡另外一間。遇到親友來訪，則不分你我，將就著擠成一團過夜。邱先生出港未歸的日子，母子



五人過著規律而無甚變化的生活。從傍晚開始，電視機少有休息，播放時，間雜著孩子的歌聲、談話、爭吵，乃至於母親的厲聲喝斥。有時夜深後，我也隱隱聽見孩子的話語：邱家小孩總在計數著父親進港的正確日子，漸至因意見不一而高聲爭辯起來。

薄薄的板牆，隔不住日常生活的聲音。邱家的一動一靜與我聲氣相通，彷彿另一個心臟在我的胸腔裏搏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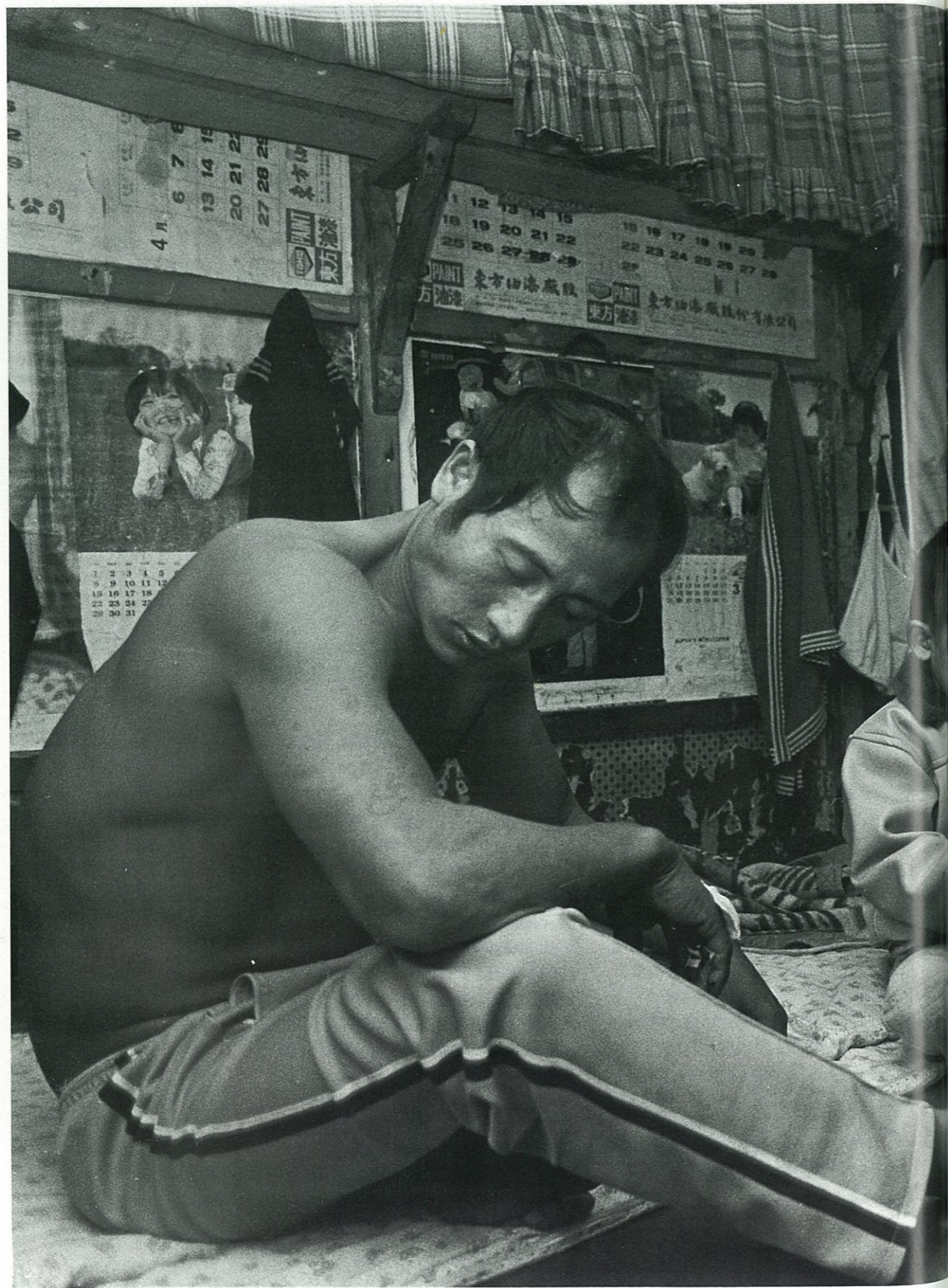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捉魚回來了

邱先生，台東鹿野布農族人，三十四歲，前頂微禿。早年在家鄉一所國小代過課，同時在郵局做過基層郵佐的工作，後來也曾幹貨車司機，五十七年來基隆討海至今。

他說：年輕人在海上，可以躺下就睡，但是他往往胡思亂想，久久不能成眠。想念著孩子，特別是體弱多病的幼子阿賢。

有次邱先生回來，我陪他回到前廳，他將手裏的一個布包放在桌上，卸下肩頭滲透著污水的沉重塑膠袋後；要我在廳裏等一下，說完轉身走出屋外，一會兒帶著兩瓶紹興酒回來，斟了兩個滿杯要我乾下，我有些為難卻不敢拂逆他的興頭一飲而盡。幫著他打開地上的袋子，整理各色魚貨。他蹲在地上將魚蝦撥過來翻過去，一面喃喃地唸著：這兩條給妹夫，那兩條給阿姨……最後，他站起來，手裏各執一隻大龍蝦，一邊用脚尖踢地上的兩隻，一邊說道：你看！好奇怪的蝦，是龍蝦的一種，本來只有兩隻，

大人們聚飲散去之後，孩子們開始吃殘羹剩菜的晚飯。



聚飲的親友逐漸散去，老邱也已不勝酒力。
孩子在一旁戲耍。



歡樂過去後，過量的酒精終於使邱劇烈地嘔吐，妻子則在一旁照顧。邱生理上嘔吐，好像也吐出精神上辛辣的重荷。

後來船長給了我另外兩隻，這樣一來，小孩子一人可以有一隻，他們沒吃過，好玩嘛！

一個父親的愛

傍晚時分，邱家人聲嘈雜，有如沸騰的水鍋，因為剛剛進港身無分文，邱向我借了兩百塊錢去買酒，並且要我過去同聚。邱介紹了妹妹、妹夫、阿姨、堂姊、堂姐夫，眾人圍坐在並不寬敞的前廳，中央放著圓桌，所有的孩子在四周跑來跑去，好像在花叢中追逐舞蝶。一盞小日光燈下米酒、「維士比液」隨著談興與歌聲滲進血液，跟著量的增加把興奮推向頂峯。

邱太太時而催促孩子去寫功課。然而，歡樂氣氛對孩童的誘惑，常使她的叮嚀徒勞無功。直到夜深歡宴散去的時刻，孩子才能安靜下來，提筆做功課。這時，醉酒的邱，滿溢父親的情愛與離家在外的愧疚，摸著孩子的頭，反覆述說著父親在海上對他們的思念，致使孩子的專注倍受干擾。

妻子和母親之間

有一天，邱的母親與妻子，因為生活費用的分配問題，各執己見，未了演變成一場劇烈的爭吵。邱的妻子一面流著淚，一面自語般地述說著持家的艱辛與不為人知的苦楚，最後拾起一個衣物小包，帶著滿面淚痕，衝出家門遁入黑夜的巷道。邱的母親仍在盛怒的餘焰中默然地猛吸紙煙，夾在兩者之間的邱跌坐一旁，掉進深沉的痛苦中，孩子們在這緊繃的靜默裏噤若寒蟬……

凌晨時分，邱碰撞著板門出到屋外，嚙嚙地靠著我的板牆，十一月底的東北季風裏，隱約傳來陣陣乾嘔。

男人哭的時候

邱酒醒的時候，是一個十分安靜的人。過量酒精在暴亂之後，往往讓他痛苦地嘔吐，不僅吐出胃中的穢物，彷彿也吐出精神上的重負。他變成一個溫和善感的人，坐在寢室的玄關發呆，望著一個空無的杯



老邱的妻子，與老邱的母親發生劇烈的爭吵之後，含淚離家而去。次日清早，我卻看到她在家裏，畢竟她又能出走到那裏去呢？



酒醒的邱，常有安靜
默想的時刻。
認識了這樣的邱，
每見他醉酒的嘔吐，
常使我心痛而無可如何。

子若有所思。彷彿追悔著昨日的放縱，又好像試圖前瞻未來，並從追悔與前瞻之間，掌握自我節制的力量。

這時候，他的臉有著讓人同情與尊敬的神采。但過不了多久，酒醒時的神采逐漸暗淡又開始了煩膩的不安，好像人生的困厄重據心頭，混亂又一度以千鈞之力，再次勾引他身體中的酒精欲求。於是，重投那絕望娛樂的懷抱。

昨天從早上開始，邱即因喝酒與妻子鬧得不可開交，下午口角之後，他憤怒地戴起小帽出門而去。夜裏回來，我聽到他與長子的對話，小孩說自己頭痛，邱急忙送他上街

就醫。我想將摩托車借給邱，於是追了出去，父子二人對立在暗淡的水銀燈下，小孩又說頭不痛了。邱愛憐地安撫他就寢後。邀我一同加入隣人的聚飲，我說寫完日記馬上去，他未置可否逕自跟著我來到房間。我遞煙給他，在他伸手接過去的當兒，眼淚溢出雙眼，語句不連貫地抽噎著說：我不是不會流淚的，但現在不是時候，將來兒子不長進再哭吧！

被命運撥弄的人們

隔著一趟出海的時間，邱再度進港了。下午，他從外面喝酒歸來，左手包著紗布，透出點點黃藥水的



不勝疲累的孩子們，
已經管不了身旁發生
的任何事情。

色澤，他偶而朝喉嚨裏灌進保力達液，語無倫次地說著自己的挫折與痛苦，恨家庭責任的羈絆、恨自己夾在母親與妻子不和的爭吵中……

。他時而握緊拳頭，牙齒咬得咯咯作響，凝視自己包著紗布的手，宛如逼視命運的惡魔，聲言將毀去這隻手。邱的長子似乎看慣了這一切，默默地在外廳做著學校工藝課的勞作。與其說他是在工作，不如說他費盡氣力與那銹鈍的工具進行枉然的搏鬥。在那盞十燭日光燈昏暗陰慘的照射下，我感到人生的晦暗，不僅穿透邱的命運，同時也緩慢險惡地撥弄他的下一代。